

矗立的群峰

——帽儿山田园与自然诗系列之



王宝大 著

峰顶可迎神州最早之日出，谷底能闻金河咆哮之浪腾。
遥想当年骁勇完颜儿，强弓劲控毕竟不到顶。
折箭阿什河，望巅长悲痛！

崇山峻岭

北京东方出版社

矗立的群峰



王宝大 著

——帽儿山田园与自然诗系列之二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矗立的群峰 / 王宝大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7. 7

(帽儿山田园与自然诗系列 ; 3)

ISBN 978-7-5317-4001-8

I. ①矗… II. ①王…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06408号

矗立的群峰
Chuli de Qunfeng

作 者/王宝大

书名题字/贺敬之

责任编辑/聂元元

封面设计/佟 玉

出版发行/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www.bfwy.com

邮 编/150080

经 销/新华书店

地 址/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

印 刷/哈尔滨超际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字 数/302千字

印 张/7. 75

版 次/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1月第2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17-4001-8

定 价/38. 00元

序一：新古体诗创作的重要阶段

——写在王宝大“田园与自然诗系列”完成之后

丁 毅

王宝大第三部新古体诗集《矗立的群峰》即将出版，标志着诗人早就规划的“田园与自然诗系列”终于圆满完成。反复阅读这三部诗稿，产生一个深刻想法，那就是无论对诗人个人的新古体诗创作，还是对于当下新古体诗发展史，这都标志着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现在我把这些写下来，向作者与读者请教。

—

首先把三本诗集放在一起作整体审视，更加看出第三部诗集的突出意义。

三部诗集分别体现了诗人对美国自然文学的理解与独立创造。在统一的理念与主题的统摄下，又各有侧重，显示出诗人不同阶段的追求和努力。

第一部《恬静的山村》，突出诗人对山村恬静生活方式的企慕。诗人本来工作生活在高度工业化的大城市哈尔滨，那里人口拥挤，树木草地越来越少，人的心态越发变得烦躁不安。于是远离城市中心喧嚣的小山村，便成为诗人理想的栖身之地。20世纪50年代，美国自然文学作家奥尔森为保护曼哈

顿公园，在一次讲演中喊出了“宁静也是无形的价值”的口号^①，王宝大的这部诗则是体现了这种理念。当下《留住乡愁》已成为央视的一个栏目，它大都从人文意义上而言之，王宝大的这部诗集则告诉我们，农村的生活状态与生活方式也应该在被保留之列。那都是“乡愁”的重要内涵，是神州土地上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乡贤文化就在那里滋生。

第二部《奔腾的碧溪》，则围绕着一一条阿什河，尽写其流域之原生态及旺盛的生命力。诗人集中展示“自然文学”“土地理论”的理念，强调凡生命都要受到尊重。在诗人笔下默默无闻的阿什河变得一派朝气蓬勃，莽丛、飞鸟、游鱼、塔头墩、小兽都在展示自己生命存在的意义，甚至那些无生命的溪水、石头也具有了生的灵气。其中《蛙鸣》一卷书写成千上万只青蛙发出各种形式的鸣叫声，简直是一部“生命进行曲”的交响乐，给人灵魂以特别的震撼。有人说：“很多视觉上的艺术作品之所以有感染力，之所以在时过境迁以后还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特别的冲击力，这实际上和它们所唤起的视觉经验、听觉想象有关。”（唐小兵语）《蛙鸣》实际上是通过声音刻画了一个特别团结、特别服从命令而齐心协力的群体，我们人类面之汗颜。

与前两部相比，第三部《矗立的群峰》则侧重精神上的形上追求，正如诗人早就交代过的，写帽儿山的目的是在“广阔的自然空间内给人类灵魂丰厚的和永远追求向上的精神鼓舞”^②。

首卷《巨石之书》有意效法李白的《蜀道难》，然而李白

①程虹：《宁静无价·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

②王宝大：《奔腾的碧溪》，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第5页。

并没有走过这条艰难的蜀道，只凭传闻写出，并不如王宝大那样有真切的感受，两者有“想象”与“真实”之别。

王宝大在少年时就有攀登帽儿山主峰之举，年过七旬还一登再登，甚至携夫人一起攀登，他写道：“巅上人，云端心，相顾无言，击掌开怀！”这里没有李白“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叹息，有的是“偏向奇险逞英雄”的气概。孔子早就说过“仁者乐山”，那是指山的高大可比仁人道德上的崇高，而王宝大则是写出了现代人爱作登山之游的精神追求。他以“自然文学”的眼光对“群峰”作多方面的观察和体验，并在理解体验的基础上作各种审美观照，他对自然美的描摹与展露是多角度与多层面的。所以说王宝大为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一个令人类仰慕和体味不尽的立体世界。

王宝大这三部诗集，由山村、溪流、群峰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土地社区”，这是后工业化不可或缺的绿色空间。这些诗提醒人们生态文明是多么重要。它们给人们的启迪是，讲文明首先讲生态文明，凡不讲生态文明的举动都属野蛮行为，此类人当以野蛮人视之。

二

我们注意到美国自然文学的作品大都是用描述性的散文体写就，而王宝大虽接受了这些方式与理念，却是用诗的形式去表现，自觉地在作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努力。王宝大开始体验陶渊明的生活方式，并学习其田园诗，后又接受美国自然文学的影响，他的这些诗写来写去成了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也不同于外国的，而是属于中国当代甚至是属于未来的

新的诗歌品种。这种走向很令人深思。

应该承认，以在唐诗宋词中形成的欣赏眼光去读这些诗是不习惯接受的。大家习惯用王国维的境界（意境）论去读诗词，如《人间词话》中所示：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

“云破日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

王国维的“意境说”就是引导欣赏者从一字一句中去领悟诗的奥妙之所在，或许这正是中国古诗词“字思维”的特点。王宝大的这些诗是展示外部世界的整体，引领读者去作整体的感受与理解，在过程中去把握、追求理想的富有诗意的生存空间，如海德格尔所云“诗意地栖居”。

如《矗立的群峰》中《云路》一诗：

碧空路一条，弯弯向柳桥。

碎玉块块铺，帛巾闪闪摇。

柳桥前有村，村前水迢迢。

水遥不怕远，云路到山腰。

山腰长满树，踏路摘仙桃。

这就写出了享受绿色空间的一个过程，诗意在过程中体现出来，欣赏者是不能像读古诗词那样仅仅玩味一个字或寻找一个妙句的。

在这些诗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

不再是支配万物的中心，人与其他生物都处在平等地位上，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生态审美关系，相互依存。

《鼠戏》一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松鼠最爱动，跳跃蹿我前。

怪我横肆身，竟享兽类毯。

短腿蹲我胸，长尾扫我面。

奇痒我坚忍，静观如何变。

松鼠惊又奇，尖吻嗅我脸。

难耐我起身，小鼠愣双眼。

点头示友好，人兽方作欢。

005

这里人与动物处在平等地互相欣赏的地位上，强调人与自然“平等共生”的关系。在《奔腾的碧溪》里，诗人钻进灌木丛，走进沼泽地，在荒野中体验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意念。这种意念在《矗立的群峰》中又得到充分的体现，在《森林浴》一卷中诗人写自己穿上泳服和自然作零距离接触，几近裸体之身钻进多雾气、露水的森林里，“赤脚林中行，恍若入瑶池”，本来常人此时进入森林是万般无奈的，我本人曾长期生活在小兴安岭林区，有深切体会，为什么我们的诗人有这种感觉呢？我以为这是诗人长期住在工业发达城市身心受到挤压，一旦来到大森林里，他就有了获得新生命的感觉。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在大森林里畅游，应该有又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吧。无怪乎诗人像一个七八岁的顽童，在大森林里做出许多一反常态的举动。

应该承认这些内容是以往所有诗人都没有表现过的，

用读唐诗宋词养成的欣赏眼光来读王宝大的“田园与自然诗系列”是不太习惯的。这就要求我们伴随生态文明社会的来临，确立起崭新的生态美学观，如同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生态文学之美来自一种持续感，一种深层的生态感，一个自然有序的世界，一个整体共生的优雅”。^①因此，欣赏他的诗需要变换另一种审美方式，必须以人与自然建立和谐关系为出发点，以宏观眼光作审美观照。传统诗词要求欣赏者具有止步凝视的条件，追求个体得到感染的效果，在心灵感悟中享受审美的愉快。王宝大的这些诗属于另一类，必须变换另一种审美方式，应以人与自然建立和谐关系为出发点，要求欣赏者应当具备整体的、系统的眼光作审美观照，因为不能仅仅凝视一点，所以不能像王国维要求的那样去寻找诗眼，去玩味一字一句创造性的使用。当然这不是说他的诗不注意炼字、炼句、炼意，而是说首先一定要作整体观照，这样他诗中的那些对偶句，才更显其色彩。王宝大的三部诗集是以山村、碧溪、群峰为观照对象，而指向全体人类与广阔自然界的。这一点应特别注意，它所展示的不是一个平面，也不是一处一地，而是一个立体广阔的自然审美空间。

三

从1992年王宝大来到哈尔滨远郊帽儿山镇元宝顶屯卜居体验生活到2017年第三部诗集出版，他整整用了25年的光阴来创作，起码占了他人生的四分之一，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这完全合乎美国自然文学具有“地域感”的特征。没有这种“地域感”，就没有他的这些诗。

^①转引自程虹：《宁静无价》，第22页。

我本人从2004年以来一直注意新古体诗的创作与发展，由于王宝大采用这种诗体，我就选择这个角度认识王诗“系列”出现的现实意义。

关于新古体，我在为《新古体诗三百首》写的前言中就曾作如下阐述：“这是旧诗中属宽律诗的古体（古风）在‘五四’以后白话文主体地位确立后的自然发展；由于它是一个开放体系，在发展中又吸纳了其他诗体的元素。”^①这里我根据自己阅读范围的扩大，再作纵向史的阐述。

其实早在“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发起之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就自觉地运用白话创作。1916年8月23日他写了一首怀念朋友的诗《蝴蝶》，后收入《尝试集》作为开卷之作。《尝试集》作为第一部白话诗集，开新文学运动之风气，也开了运用白话文写多种诗体之风。今天诗坛上的自由诗与新古体诗，应该说是由胡适开启的。但胡适写的这些白话诗，正如他本人所说的“光有白话算不得新文学”，“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和新精神”^②。所以我把胡适算作尝试期代表。

元帅诗人陈毅酷爱诗歌创作，早年学习旧体格律诗就写得不错，留法勤工俭学受法国文学熏陶又写自由诗。陈毅投身革命后写下的第一首诗《红四军军次葛坳突围赴东固口占》就是典型的新古体诗。他有时在一组诗中两体并用，如名作《梅岭三章》。陈毅还开运用改造词体的风气，他最喜欢《忆江南》这个词牌，取其自由活泼的神韵，在语句形式上与词牌规定相符，但不受词牌声律韵律规定束缚。即如他

①丁毅、范英梅：《新古体诗三百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第14页。

②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胡适精选集》，万卷出版公司，第194页。

后来主张的，“只要有思想，有感情，使人乐于诵读，按不按诗词格律都可以”^①。他的《赣南游击词》《莫干山纪游词》就是贯彻这种主张写出的名作。陈毅在多种场合倡导“不按照近体五律七律，而写五古七古”^②。只是当时并没有形成风气。所以我们把陈毅归为这一诗体的开创者，他是弥补了胡适缺少的内容的不足而将新古体诗引入正轨的。

进入新时期以后，本以写歌剧《白毛女》与自由诗《回延安》《雷锋之歌》著名的贺敬之，集中精力写了大量的现代新古风的作品，他在抵制错误思想思潮时坚持革命信念，写出了意境高远的名作《故乡行》《富春江散歌》，被人称作新古体诗，从此诗坛有了“新古体诗”这个名目，形成了与自由体诗、旧体格律诗词鼎足而三的局面。新古体诗因贺敬之的创作而得到独立自足地位。由于贺敬之诗名高，又写出了足以传世的作品，追随他写此类诗的人也逐渐多起来。完全有理由说贺敬之是新古体诗的奠基者。

与胡、陈、贺三位相比，王宝大自然属于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是他用新古体诗去表现美国自然文学的理念，在试探上确有开创之功。由于“自然文学”放弃了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追求由人类自我为中心到以生态为中心的转变，王宝大自然就成了转折期得风气之先的诗人。

随着我国工业化、农村城市化速度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已被提到国家建设的日程上来。工业污染、沙尘暴、雾霾已成为全民关心的话题，“绿色”已成为各方面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已成为人的必需。王宝大写的这些诗，正是适应这种历史发展趋势需要而作的。

对于新古体诗的形态，王宝大也作了多方面尝试。他从

①②见《诗刊》1962年第3期：《诗座谈记盛》。

学陶渊明田的园诗开始，故三本诗集中五言诗最多。他还学习陈毅的作法，改造运用《浣溪沙》这个词牌。他又选择散曲中的《折桂令》词牌给予改造使用。在再现大山的雄姿时，他又借鉴了李白的乐府歌行。王宝大过去写过一些现代派自由诗，在选词造句时又不时采用一些出乎常人习惯的手法。这正是他勇于创新的地方。

美国自然文学的理念最适宜用散文体去表现，但王宝大用诗体去表现，就使他的这些诗带有散文的色彩。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巨著里曾论述过，诗与散文是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各有自己表现的对象，美国自然文学大都采用散文体，自有必然的道理在。王宝大把属于散文表现的内容用诗来表现，应该说是在艺术上的冒险，是冒险就有成功和失败两种可能。

我读王宝大的这些诗，有些就感到诗味盎然，有些就觉得缺少诗味。如何克服散文把握方式带来的不足，是读者对作者不算奢望的要求。

2017年4月17日于青岛

丁毅（1944—），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教授，大连海洋大学客座教授，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学术委员。著有《贺敬之新古体诗释》，研究新古体诗的论文多篇。最新编著的《新古体诗三百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被誉为海内外首部。

序二：写在《矗立的群峰》付梓前

田秭援

有一种人的存在，使我们懂得了生命与情感。生命与情感之间的关联是那么丰盈，那么曼妙，那么难以分割，起这种作用的就是诗人。王宝大就是这样的一种人——联结生命与情感的诗人，而且是从学院中走出来的一位有很高文化造诣的诗人，一位经受中国古典文学刻意熏陶的诗人，一位崇尚陶诗风格的诗人，更是一位极其热爱自然的诗人。他是大地之子、自然之子。

宝大从20年前选择卜居帽儿山脚下的元宝顶屯，实际上就开启了今日的“山村”“碧溪”“群峰”“自然文学”创作之诗旅。没有往日的生活积淀，没有往日与自然的亲和，没有往日对荒野的体认，就不会有今日的丰硕收获。宝大是一位有心人，他放眼山村，心怀绿水，勇攀峻峰，广摄自然风物，由是生活足迹、生命感悟、人文情怀都被他融汇于心，纳入笔端，熔铸为诗。如春华秋实，这是一个必然过程。

他沿着《恬静的山村》《奔腾的碧溪》，走到此时的《矗立的群峰》。每一步都是攀登，这攀登需要气力——才气和心力；每一阶都是升华，这升华需要衷情——初衷和痴情；每一次都是初心，这初心需要寂静——孤寂和沉默。在孤寂中沉思，在沉默中创造。

“山村”“碧溪”“群峰”，一步一阶陡峭，这个“陡峭”

是自然的，也是预设的。为了山村的“恬静”，为了碧溪的“奔腾”，为了群峰的“矗立”，必须如此，舍此没有他途。

因此，我在阅读这些精美诗行的时候，随着诗家语的指示和引导，虽然可以清晰地直击诗行呈现的物象和世界，但要参透诗人内心的“诗核”，即对诗美的感受和把握，却还需要一番审美的精神运作和对诗章本身深入的细细品读。

011

好的诗歌通常都具有“复义”或是“歧义”的特征。从不同的视角可以看到不同的风貌，从不同的切入点可以得出不同的诠释。宝大总在告诉我，攀登帽儿山，从不同方向，完全是不同的风光。我们变换角度读宝大的诗章，也是这样。他笔下的群峰，绝对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在这个多元世界中，仅从美的形态来说，它既有自然美，又有社会美；既有色泽美，又有声音美；既有狞厉美，又有优雅美。如此等等，斑斓纷呈。

宝大从拟陶到越陶，诗路愈来愈宽，也愈来愈艰辛，一遍一遍批阅删改，甚至推倒重来，诗苦、诗乐都在其中，冥思苦吟，陶醉其中，以至物我两忘，难解难分。

宝大对于大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理解和感受。“少年攀此峰，惊悸四十载。人间多少事，沧桑我又来。”不仅仅是诗人一次次真实的体验，更使他在大自然中凝结成深邃的情理。在崇山峻岭之中，发觉出常人不曾发现的意蕴。那是大自然对人类丰厚的馈赠，珍贵无比。他有大胸襟、大写意、大气魄，可以发现的景物、摹写的景物异彩纷呈。“血色涯”“黄金树”“岭上黄松”“峭壁红藤”“紫美人”“红叶谷”——自然界的种种奇异景象，被他的奇思妙想化作一个个意象：“陡壁之上，仰望断崖之巅，血色枫叶，入目格外耀眼！……秋风劲吹，犹闻呼呼燃烧之声，枫叶飘落，可见点点血痕印石间。”（《血色涯》）

“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孟子语）诗品出于人品，从中我们可以深识宝大之人品。以人论，其人值得深交，情如金兰；以诗论，其诗高山流水，云蒸霞蔚。所谓“志高言洁，志大辞宏，志远旨永”是也，所谓“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是也。

2017年2月27日于哈尔滨

田稔援：教授、诗人、散文家，1963年夏毕业于哈尔滨师院中文系，先任哈师大附中教师，后调任哈尔滨医科大学从政，升至哈医大纪委书记。有诗集七部、散文集两部面世，最近之散文诗集《品读心香》功力尤深。

序三：有关自然文学的一点感悟

——王宝大《矗立的群峰》读后

范震威

程虹博士的专著《寻归荒野》于2001年出版，或许这也标志着她所力倡的自然文学在21世纪的中国拉开了大幕。随着她翻译的几部美国自然文学作品被译介到中国来，也引发了中国当代作家把目光引向自然，引向土地，引向山河湖海，引向草原、森林、荒野与湿地的潮流，于是在中国作家的笔下，自然文学佳作迭出。显然，对于广大的文学看好者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喜讯。

程虹博士翻译的美国自然文学作品，我手头有四部，都是三联书店的最新版，它们是：

约翰·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初版于1871年；

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初版于1928年；

西格德·奥尔森的《低吟的荒野》，初版于1956年；

特丽·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初版于1991年。

当然，美国的自然文学作品不止这些，这些只是美国一百多年间自然文学的一点鳞爪。虽然如此，它们仍然给我们以启迪，或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大洋彼岸的一些作家，在20世纪和19世纪便有人以自然形态、自然万物、自然生命为目标，进行了文学书写。仅此这一点上说，这已

然为中国作家所不及。因为在同样的时间段，中国人的经历，以及中国作家的关注点仍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动的形态，中国作家与学者还没来得及将自然作为自己的关注目标和书写审美对象。因此，这已滞后了一个多世纪，当然，这也是两大块古老土地上人们命运不同的一种反映。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引入并勃发的自然文学，有了诸多的追求者与投身洪流的实践者，说明了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始了某种微妙的转变。近年来，自然文学不仅登上了文学殿堂，也出现了几部获奖作品，手头没有详细的统计，但我知道商务印书馆已发表声明，专辟了关于自然文学的主题研究与编辑部，一本观察与研究昆虫的专著得了奖。我手头有一部吉林专业作家胡东林的《狐狸的微笑——原始森林里正在消逝的它们》，正是一部当代中国自然文学作品。胡东林深入长白山原始森林保护区二十余年，创作了多部自然文学作品。我手边还有一部自然文学作品是杜怀超的《苍耳——消逝或重现》，这是一部记录野草与大地、大地与人类关系的散文作品，也是一种另类的解读自然之作。前不久读台北作家潘富俊的《诗经植物图鉴》，看到《诗·周南·卷耳》指的即苍耳。故而，对杜氏笔下的苍耳甚感兴趣。作者说：“大地上的每一种植物，对应着人间的一颗灵魂。”真的吗？或许这也不必回答，待进入自然中慢慢体验即可也。由上可知，在当代中国自然文学方兴未艾，许多有志于从事自然文学创作的作家与诗人，正在向大自然与文学的深处走去，去观察，去思考，去亲近……当我们热爱大自然，欣赏自然世界美丽的、奇特的万千生灵时，不免忧心忡忡，由于人口膨胀引发的对自然环境的拼命索取与侵占，自然万物除人类以外，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正在遭受着无尽的侵扰与破坏，山